

# 露珠里的宇宙

## ——评杨本芬《浮木》

周承宇

(江西科技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98)

**摘要:**《浮木》是南昌作家杨本芬继其处女作《秋园》之后出版的第二本自传性小说。《浮木》接续了《秋园》的苦难叙事,既讲述了无法回避的厄运给人带去的苦难,又以人祸的作茧自缚拷问了人性的良知。在苦难之外,作者还讲述了其晚年的欢乐与宁静,由此呈现出“人生有苦亦有乐”的生命图景。

**关键词:**杨本芬;自传性小说;苦难叙事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61

### 引言

苦难同生老病死一样,是人一生当中所无法规避的。周国平把苦难分为两类: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和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挫折。在我们与亲人休戚与共的命运里,我们和他们的苦难也是一体的。当人祸与挫折同时袭来,如何面对苦难就足以考验一个人。2020年,80岁高龄的杨本芬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秋园》。在这本书里,她通过自己一家人颠沛流离、充满苦难的过去,告诉读者她是怎样面对苦难的。她的写作动机很单纯:想写本书纪念母亲,想让女儿以己为傲。通过《秋园》的序,我们仿佛看到了这位当时已处花甲之年的老人在狭小杂乱的厨房里弓着身子,在一高一矮两张小凳上一笔一画辛苦写作的身影。在《秋园》顺利出版并得到不小反响后,她依旧没有停止工作,在对过去的书稿进行整理的基础上,补充了部分文字,于2021年推出了《秋园》的姊妹篇——《浮木》。在《浮木》里,她扩大了苦难的叙事范围,讲述了在《秋园》里未竟的故事:不幸夭折的幼弟杨锐短暂的一生,意外损伤容貌却迁怒于女儿的曹七巧般的文秀,中年得女却又不幸失女的货郎,等等。在这本小书里,她将视野延伸到了乡亲和自己的后半生上,并于叙述苦难之外,写了自己与外孙女的天伦之乐以及老两口在南昌度过的幸福晚年。杨本芬的生活仍在继续,她的写作也在继续。

### 一、苦难命运中的人

《浮木》里的大部分内容都接续了《秋园》的苦难叙事。这种苦难是命运中不可避免的,是难以预料也难以摆脱的。例如第一章《家》中的第一个故事《写给杨锐》。亲人离去的场面已经在杨本芬的笔下出现过多次,但《写给杨锐》却具有格外打动人心的力量,它写了特殊年代下人对死亡的麻木感知,以及在麻木过后那迟来的、深入骨髓的痛。

杨锐是杨本芬最小的弟弟,是她父母的第六个孩子,可母亲却在产下弟弟后说了句“儿啊,你来得不是时候啊!”他出生时正值物质极度困乏、百姓普遍贫困的年代,食不果腹是常态,路有饿殍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正因如此,弟弟病死时“我”表现得十分麻木,不但没有感到悲伤,没有哭泣,还觉得弟弟的死是一种解脱,因为他以后不用体会“饥饿等于活埋的滋味”了。但是这种麻木却随着日后物质条件的改善而消失不见,被麻木的情感一直压抑着的悲痛与思念终于浮上心头:“反而在日后,生活有了余裕,麻木与迟滞消失了,每每想起早夭的小弟弟,都感到锥心刺骨的疼痛。当我八十岁时,杨锐依然一岁多,模样如在目前。我记得他曾有过的活泼的生,记得他不得不为的安静的死。我记得,统统记得!这只在人间停留一年有余的生命,从未在记忆中消失。”岁月从不会真正抹除记忆,岁月只会把记忆冰冻起来,以待来日的某个契机将其解冻。与这记忆有关的所有情感也如暗流一般在冰面下缓缓流动,等待着在冰面融化时喷涌而出。杨本芬对幼弟迟来的悲痛是她苦难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作者简介:**周承宇(1997—),男,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思潮及当代文学评论。

**通讯作者:**周承宇

然而这种苦难，同时也是那个年代许许多多共同经历过的。它还发生在第二章《乡》中讲述的许许多多人的身上。

《陈家冲人家》里，陈家老二陈友华和他老婆二宝原本日子还算幸福，只是一直膝下无子。二宝是个朴实敦厚的女人，她性格开朗，活泼善良。为了求子，她不知从哪听说偷来的菩萨像最灵验，于是和“我”的母亲还有同村的李娣合伙从庙里偷了一座菩萨像，供在家里虔诚敬拜。似乎菩萨真的显了灵，二宝觉得自己的肚子有了动静，陈友华也大为欣慰。一天，二宝出门去拜菩萨后，陈友华准备下地耕田，却被耕牛用角顶死。如此变故使得二宝大病一场。之后她又被检查出已经宫颈癌晚期，没过多久就病死了。就在以为生活马上要出现起色时，变故却突然降临，命运给这个母亲口中的“好人”带去了最为沉重的苦难。《消失的货郎》里李货郎和他的妻子也一直苦于没有孩子，两人商量再三，决定收养一个女儿。于是六岁的秀莲来到了李货郎的家里，给家中增添了不少的欢乐，也使夫妇二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年后秀莲不慎被毒蜂蛰到，丢了性命。自那以后，夫妇二人极少出门，李货郎也不再做生意，两人不到六十岁就双双辞世。在足以毁灭生活的苦难面前，人是如此地脆弱。如果说这些苦难只能让人发出“命运无常”的感慨，那么那些人为制造的苦难则更加令人扼腕。

## 二、人制造的苦难

如果将那些突如其来的变故视作“天灾”，视作命中的劫数，那么另一类苦难则是完完全全的“人祸”。这类苦难也更值得读者深思。

第二章《乡》的第一篇《文秀》讲述了一个类似张爱玲《金锁记》的故事。文秀和她的丈夫松林是一对璧人，他们的婚姻在当地人眼里是一段佳话。然而，怀胎四个月的文秀却在一次砍柴的途中不慎从山顶上滑落。因为护着了肚里的胎儿，无暇顾及脸，树桩刺穿了她的腮帮子。破相后的文秀性情大变，变得不爱见人，多疑，喜欢生气，甚至还闹自杀。她把自己损毁的容貌归咎于女儿何美丽，对女儿百般刁难。美丽割猪草时结识了一位英俊的青年，春生。二人一见钟情，情投意合，春生甚至说要娶美丽。然而这一切却被文秀察觉了，她跑到春生的家里，扬言说如果如果他再和美丽来往，就要放火烧掉他的屋子。二人只好断了来往，美丽被母亲许给了一个叫老五的男人。

美丽所遭受的苦难全来源于她的母亲。她本可以拥有幸福的童年，像其他孩子一样享受母爱，也本可以体验爱情，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但这一切全因文秀扭曲的心理变得无法实现。这让人联想到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曹七巧在情欲和财欲的控制下变得扭曲、乖戾，她亲手毁掉了自己女儿的幸福；而文秀则因一次意外毁掉了她最引以为傲的面容，并将其归咎于腹中胎儿，最终也毁掉了自己女儿的幸福。但是，若说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曹七巧尚能让人产生怜悯之心，文秀的行为却只能让人难以接受。曹七巧所处的姜家是一个无法逃离的幽闭型空间，为了对抗来自周遭的恶意，她在欲望的驱动下，从起初较为收敛的圆滑走向了最终的疯狂与反理智。但文秀所处的大屋场却是一个开放的、和谐的空间。她的丈夫松林没有始乱终弃，在文秀破相后多次劝说她放宽心，向她立下不离不弃的誓言。她的婆婆，也就是松林的母亲，并没有因此嫌弃她，对她的好一如从前。她的女儿美丽也一直试图讨好她，希望能获得来自母亲的关爱。然而，这一切在文秀的眼中都产生了扭曲，这些善意与爱意都被文秀赋予了恶毒的释义。她制造了禁锢自己的牢笼，最后还把女儿也关了进去。

《定坤叔》讲的是一位残疾老人因没有看护好自己的孙子，导致其溺毙，最后在儿子的冷漠和儿媳的怒骂下远走他乡消失不见的故事。他的儿子良心发现后试图去寻找父亲，但他跑遍了许多县城，找了十几年，最终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父亲的消息。痛失孙儿的定坤叔没有得到安慰，反而遭到了更为恶劣的对待，这种苦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他的家人加在他身上的。在《李娣》里，李娣的大儿子终于娶到了媳妇，但夫妇二人却因为丈夫至今仍要和母亲一起睡觉、给她暖脚这件事吵了起来。大儿媳把这件事闹得村里人尽皆知，羞愧不堪的李娣最终上吊自杀。《老四》里的保田老倌因和四儿子对象的父母闹过矛盾，坚决不同意这对年轻人在一起，逼得儿子喝农药自杀，这成为了他余生最大的痛。他为儿子和自己都制造了巨大的苦难。如果说因意外造成的苦难是无法避免的，那么这些人为造成的苦难却不得不令人反思自我与自我的关系、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不得不令人追问：我们有没有在无形之中，在无意之间，把枷锁套在亲近之人的脖子上？

## 三、苦难之外的欢乐

《浮木》的第三章《我》写的是杨本芬本人的故事，可以看作《秋园》的后传。这一部分的内容，在作者本人看来，有“拉杂之嫌”，它讲了在工作中发生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讲了与孙辈的隔代之情，以及作者本人和老伴安乐祥和的晚年生活。总体上来说，这一章的笔调较为轻松，它写了苦难之外的温情与欢乐。即使是在写诸如遇到骗子等令人难过的事时，也带有一种自嘲的口吻。这也许是一位耄耋老人对生活的参透和感悟。

《苹果园历险记》写了“我”和丈夫陪一位出了车祸的女士上北京装假肢时发生的故事。其中写到了在假肢厂

遇见的一对父子：儿子没有双腿，父亲没有双手。他们合作生活，没有被苦难击倒；他们依旧在坚强地活着。《讨债路上》写“我”和同事出差去外地讨债，迷了路，在山里遇见了一户人家。这家人淳朴善良，热情地招待了“我”和同事，他们身上闪耀着一种自然、质朴的人性美。《和秋秋在一起的日子》写了作者和外孙女一起度过的温情时光：去公园里玩乐，掏墙上洞里的虫子并给它们搭房子，收养流浪小狗，外孙女躲着妈妈和自己一起睡觉等趣事。字里行间洋溢着浓浓的祖孙情，一帧帧零散的画面拼凑出了一幅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图，读来令人动容。《小庐山》里写了小区里的老人如何把一处空地改造成话家常、做运动的休闲宝地。《晚年小景》则描绘了作者和老伴晚年的日常，写了他们互相逗趣、拌嘴，写了老伴怎样被一群老太太打趣儿，写了他们捡樟树叶子吹口哨的滑稽行为，写了老伴用的竹拐杖是自己在小区公共用地里砍的，等等。读到这些时，笔者感到了安慰，这样一位久经苦难、饱经风霜的老人终于得到了安慰，收获了生活的喜乐与幸福。人生总是有苦有乐，苦尽总会甘来，这也许是杨本芬真正想告诉读者的。命运虽如流水般飘荡不定，反复无常，但只要硬咬着牙坚持下去，覆在这命运之水上的浮木也终会漂到可以容纳自己的河岸。

## 结语

托斯陀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集中营服刑时曾说过：“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如果我们受过的苦和罪无法让我们成长，那么我们所遭受的苦难就是没有价值的。《浮木》里许多人受过的苦难也许是没有价值的，杨本芬把它们一一厘清，呈现给读者，正是想给予我们一份抗击苦难的勇气，想让我们学会从苦难中成长；毕竟她自己总算熬过来了，而且最终获得了幸福。在序里，杨本芬把她的文字比作一颗露珠的记忆。露珠微小、脆弱，并终会蒸发、破灭，但是一滴露珠里也能容纳一个广阔的宇宙。至少通过《浮木》这滴露珠，我们看见了作者前半生的苦难和后半生的安乐，我们看见了其他许许多多已经消失不见的人曾经有过的生活。露珠会消失，文字会长存。这也许正是杨本芬勉力写作的原因：想让更多的人看见曾经存在于一滴露珠里的宇宙的广阔。她在序里写下的这段话可以鼓励更多的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的生活：

“一个最微小的个人，也可以呈现与记录鲜活的历史。一个平凡的生命，当你如实呈现，也会焕发出感召他人的力量。”

## 参考文献：

- [1]杨本芬.浮木[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
- [2]行超.写作的尊严——杨本芬和她的“看见女性三重奏”[J].创作评谭,2022,(05):4-5.
- [3]一石.心里满了，就从笔下溢出——杨本芬与她的写作[J].创作评谭,2022,(04):40-42.
- [4]陈蔚文.“故事不经讲述就是不存在的”——杨本芬访谈[J].创作评谭,2022,(04):43-48.
- [5]杨本芬自传体小说：女性话语、历史诗学与个人家族史的建构[N].文艺报,2023-04-21(007).
- [6]李万霞.普通女性的命运交响曲：杨本芬的个人家族史书写[J].长江小说鉴赏,2024,(20):16-19.
- [7]张瑶侯.论杨本芬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困境书写[J].名作欣赏,2025,(20):109-111.

## The universe in the dewdrop -- Review of "Floating Wood" by Yang Benfen

Zhou Chengyu

(Jiangxi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chang, Jiangxi 330098)

**Abstract:** "Floating Wood" is the second autobiographical novel by Nanchang-based writer Yang Benfen, following her debut work "Autumn Garden". "Floating Wood" continues the narrative of suffering from "Autumn Garden", depicting the unavoidable misfortunes that bring people suffering, while also interrogating human conscience through the self-imposed bondage of man-made disasters. Beyond the suffering, the author also narrates the joy and tranquility of her later years, presenting a life picture of "life has both suffering and joy".

**Keywords:** Yang Benfe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narrative of suffering